

寻梦系列丛书



寻梦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〔香港〕倪匡·寻梦系列丛书

寻

梦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寻梦系列丛书·寻梦

[香港]倪匡 著

责任编辑:郭力家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2.75印张
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合肥市印刷厂印制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 印数:5000

ISBN7-5396-1388-2/1·1285

定价:68.8元(六册)

本册定价:10.80元

内容简介

梦！恐怖的梦！同样的梦！

事业有成，极具社会地位的豪商杨立群自童年时代起，就不断重复地做着这个梦，并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此梦出现的次数也随之增多。美丽动人、极有修养的时装模特儿刻丽玲也经常做同一个恶梦困扰。

杨立群历尽艰辛去寻找这个梦，证实了梦境中的一切确实发生过——那是他的前生，不幸的前生，痛苦的前生。而他和刻丽玲及其它梦中人在今世相逢，错综复杂的因果循环，出人意表的结局，令人拍案惊奇。

名家评介

无穷的宇宙，无尽的时空，
无限的可能，与无常的人生
之间的永恒矛盾，从这颗脑
袋中编织出来。

——金 庸

这位文坛巨星的想象力，令人两眼发直，
他的小说像千丝万缕，当它抓住你时，你就立
刻如醉如痴，不但自己甘愿被抓，纵使有人替
你松绑，你还要火冒三丈。

——柏 杨

杨立群感到极度的不安和急躁。令得他焦躁不安的，不是他昨天决定的一项投资，在二十四小时之后，看来十分愚蠢，一定要令他亏蚀；也不是因为今天一早，就和妻子吵了嘴；更不是因为办公室的冷气不够冷。

令得杨立群坐立不安的是那一个梦。

每一个人，在睡着了之后，都会做梦，杨立群也不例外，那本来是绝不值得焦躁的事，而且，杨立群本来不是一个容易坐立不安的人，他有着冷静的头脑，镇定的气度，敏锐的判断力，丰富的学识，这一切，使得他的事业，在短短的几年之间就进入颠峰，而这时，他不过三十六岁，正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社会中的天之骄子，叱咤风云，名利兼具，是一个极成功的典型，社会公众欣羡的对象。

要命的是那个梦！

杨立群一直在受这个梦的困扰，这件事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，从来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。所以，当他的女秘书拿着一叠要他签字的文件走进来，忽然听到他大喝一声：“快出去，别来烦我！”之际，吓得不知所措，以致将手中的文件，全都跌到地上。

杨立群甚至烦躁得不等女秘书拾起文件来，就叠声喝道：“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”

当女秘书慌忙退出之际，杨立群又吼叫道：“取消一切约会，也不听任何电话，一直到我再通知你为止！”

女秘书睁大了眼，鼓起了勇气，道：“董事长，上午你和……廖局长约会……”

杨立群整个人倾向后，像是要将女秘书吞下去一般，喝

道：“取消！”

女秘书夺门而逃，到了董事长室之外，仍然在喘着气，因为刚才杨立群的神态，实在太可怕了。不但神态可怕，而且女秘书还可以肯定，在杨立群的身上，一定发生了极不寻常的意外。和廖局长的约会，是二十多天之前订下的，为了能和廖局长这样一个与杨立群企业有着直接影响的官员见面，女秘书知道，杨立群不知托了多少人，费了多少精神，这是近来半年来，杨氏企业公司董事长一直在盼望着的一件大事。可是如今，董事长杨立群却吼叫着：“取消！”

女秘书抹了抹汗，去奉行董事长的命令。

她决计想不到，杨立群所以如此失常，全是为了那个梦！

杨立群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梦的，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。那是他还在童年时候的事。

他第一次做这个梦，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，醒来之后，梦境中的一切虽然记得极清楚，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在做了一个梦之后，是不应该保持这样清醒的记忆的，可是这个梦却不同。

杨立群在那个年纪的时候，除了那个梦之外，自然也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梦，别的梦，一醒来就忘记了，而这个梦，他却记得十分清楚。

正因为他将这个梦记得十分清楚的缘故，所以，当这个梦第二次又在他熟睡中出现之际，他立即可以肯定：我以前曾做过这个梦。

第一次和第二次相隔多久，杨立群自己也不记得了，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大半年，也可能超过一年。以后，又有第三次，

第四次，一模一样的梦境，在梦境中，他的遭遇一次又一次重复着。

随着年纪渐渐长大，同样的梦，重复的次数，也变得频密起来。杨立群可以清楚地肯定，当他十五岁那年生日，接受了一件精致的生日礼物，一本十分精美的日记簿以来，他就有了记日记的习惯。于是，每当他又重复一次那个梦之际，他发现第一年，做了四次，第二年，进展为六次，接下来的十年之中，每个月一次，然后，情况变得更恶劣，同样的梦，出现的次数更多，三十岁以后，几乎每半个月一次，而近来，发展到每星期一次。

每个星期一次，重复着同样的梦境，这已经是几乎叫人精神崩溃的事情，尤其是这个梦的梦境，极其不愉快，几乎在童年时，第一次做了这个梦之后，杨立群就不愿意再做同样的梦。

但是，近一个月来，情况更坏了，到最近一个星期，简直已是一个人所能忍受的极限。由于完全相同的梦境，几乎每隔一晚就出现，以至令杨立群有自己一个人已分裂成两个的感觉：白天，他是杨立群，而晚上，他却变成了另一个人，有着另外的遭遇。

前晚，杨立群，又做了同样的梦。

昨晚，杨立群在睡下去的时候，吞服了一颗安眠药，同时他在想：今晚应该可以好好睡一觉了，昨天才做过这样的梦，今晚不应该再有同样的情形，情形到了隔一天做一次同样的梦，已经够坏了，不应该每天晚上都做同样的梦。当杨立群想到这一点时，他甚至双手合十，祈求让他有一晚的喘息时间。

可是，他最害怕出现的事，终于出现了。那个梦，竟然又打破了隔一天出现的规律，变成每天晚上都出现。

昨晚，当杨立群在那个梦中惊醒之际，他看了看床头的钟，是凌晨四时十五分——多少年来，几乎每一次梦醒的时间全一样。杨立群满身是汗，大口喘着气，坐了起来。

他的妻子在他的身边翻了一个身，咕哝了一句：“又发什么神经病？”

杨立群那时的精神状态，紧张到了极点，一听得他妻子这样说，几乎忍受不住冲动，想一转身，将双手的十根手指，陷进他妻子的颈中，将他的妻子活活捏死。

杨立群总算忍住了这个冲动，尽管他身子发着抖，双手手指甲曾因为紧握而格格作响，他总算强忍了下来。从那时候起，他没有再睡下来，只是半躺着，一支接一支吸着烟。

然后，天亮了，他起身，甚至不进行他每天早上一定要进行的运动。

他和妻子的感情，在去年起已经开始有变化，他也尽量避免接触他妻子的眼光，同时还必需忍受着他妻子的冷言冷语，包括“什么人叫你想了一夜”之类。

那令得杨立群的心情更加烦躁，所以当他来到办公室之后，他几乎已到了可以忍受的极限。

当女秘书仓皇退出之后，杨立群又喘了好一会气，才渐渐镇定下来。

他的思绪，集中在一件事上，那件事，就是那个梦。

杨立群可以肯定，一般人做梦，是绝少有同样的梦境的。而同一个梦，一丝不变地每一次都出现，这更是绝少有的怪现

象。

杨立群曾受过高等教育，他也想到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他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心理医生。

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埋怨自己，在隔天出现这样的一个梦之际，就应该去找心理医生了，何必等到今天。

一有了决定，杨立群更镇定了下来，他按下了对讲机，听到了女秘书犹有余悸的声音，吩咐道：“拿一本电话簿进来。”

女秘书立刻颤颤惊惊拿了电话簿进来，一放下，立刻又退了出去。杨立群翻着电话簿中的医生一栏，随便找到了一个心理分析医生。

杨立群真是随便找的，在心理分析医生一栏中，至少超过六十个人名，杨立群只是随便找了一个。他找到的那位心理分析医生叫简云。然后，他就打了电话，要求立刻见简医生。

这是一种巧合。如果杨立群找的心理分析医生不是简云，我可能根本不会认识杨立群，也不会知道杨立群的怪梦，当然也不会有以后一连串的意料不到的事情。

可是杨立群偏偏找了简云。

我本来也不认识简云，认识简云还是最近的事——经过讲起来相当有趣，但不属于这个“寻梦”的故事范围之内——我认识了简云之后，由于我们对同一的心理现象有兴趣，所以才会经常在一起。

我和简云都有兴趣的问题是：男性进入中年时期之后，更年期的忧郁、苦闷，是不是可以通过环境的转变而消失。

这本来是个相当专门的心理学、生理学相连结的研究课题。简云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我本来的没有资格和他作共

同研究的。

但是……

我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，认为男性更年期，在生理学上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，纯粹是心理学上的问题，而且还和惯性的优裕生活有关。简云表示不同意这才使我和他一起，每天花一定的时间，在他的医务所中，以“会诊心理学家”的身份，和他一起接见他的求诊者。

这个研究课题是相当沉闷的，不准备多说，和以后所发生的事也没有多大的关系，我只是说明，何以那天上午，当杨立群过来之际，我会在心理分析专家简云的医务所之中而已。

杨立群的电话是由简云的护士接听的，护士立时通知了简云。那时，我和简云，正在聆听一个中年人，听说他和他妻子之间，在结婚三十年之后，如何越来越隔膜的情形，护士进来。低声说道：“简博士，有一位杨立群先生，说他有十分紧急的事情，要求立刻见到你！”

简云皱了皱眉，别以为心理分析医生不会有什么急症，一个人的心理上，若是受到了严重的创伤，需要紧急诊治的情形，决不会在身体受到严重创伤的程度之下。

所以，简云向那个中年人暗示，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，那个中年人又唠唠叨叨讲了十来分钟，才带着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情离去。

中年人离去之后，门铃响，脚步声传来，护士推开门，杨立群走了进来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杨立群。

杨立群将上衣挂在臂弯上，我从来也未曾见过一个神情

如此焦躁不安的人过。

他高大，也可以说是英俊，可是这时，不单双眼失神，而且满面全是因为汗珠而泛起的油光。他进门之后，先望了望我，又望了望简云，想要开口，可是却没有发出声音来。

这种情形，不必说是一个心理分析医生，就算是一个普通人，也可以看得出这个人是如何地满怀心事，焦躁不安，需要帮助。

简云先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我是简云博士！”他又指着我，道：“这位是卫先生，是我的会诊助手。”

杨立群点着头，伸手在脸上抹试着。

这时，简云已从一个冰筒中取出了一条毛巾给他抹脸，我也倒了一杯冰凉的酒给他。

杨立群在喝了酒，抹了脸之后，看来神情已经镇定了许多。简云请他在一张舒服的躺椅上躺下来。一般来说，来求教心理医生的人，都是在这张躺椅上躺着，然后将自己的心事说出来的，可是杨立在躺下之后，突然又坐直了身子，而且坚决不肯再躺下。

杨立群的年纪还轻，显然还未曾到达男性更年期的年龄，我虽然看出他的心境极感不安，可是在这个大城市中，和他有同样心情的人不知有多少，那也引不起我的兴趣来，所以我已经准备告辞了。

在我还未曾出声告辞之际，简云正在向杨立群作例行的问话，杨立群的声音很大，道：“别问这些，告诉我，是不是有人——”

他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已经禁不住喘起气来，但是声音还是

十分急促，又急急地道：“是不是有人，老是会做同一个梦，梦境中的遭遇，全是一模一样的？”

我一听得杨立群这样说，心中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立时打消了离开的念头。

我所以在突然之间改变了主意，理由讲起来相当复杂，以后我自然会详细解释明白。简单地说，因为在不到一个月之前，有一个人向我问过同样的话。

我本来已走向门口，这时，转回身，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
简云皱了皱眉，略托了一托他所戴的那付黑边眼镜，这两下动作，全是他的习惯性动作。他的声音听来相当动人，诚恳而有说服人的力量。

他道：“做同样的梦的例子很多，不足为奇。”

杨立群仍然喘着气，道：“一生之中不断做同样的梦，最近发展到每天晚上都做同样的梦，都受同样梦境的困扰，也不足为奇。”

我陡地又直了直身子，我相信在那时候，我脸上的神情，一定奇讶之极。至于我何以会忽然大受震动，原因也很复杂，以后自然会详细地说明。如今简单地说，就是我在不到一个月之前，有人向我说过几乎同样的话。

我在震动了一下之后，看到简云托了托眼镜，像是一时之间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，我忍不住脱口道：“是的，可以说不足为奇，我知道有一个人，和你一样！”

杨立群立时向我望来，带着一脸困惑的神色。简云也向我望来。有着责备的意味。我忙向简云作了一个手势，表示我不

会再胡乱插言，由他去应付他的求诊者。

简云沉默了片刻，说道：“一般来说，梦境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存在，不至于会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困扰。”

杨立群苦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从童年时代开始就做这样的梦，不知道做了多少遍，现在甚至每天晚上都做，那还不会带来心理上的困扰？”

简云的声音听来很平静，道：“听你这样说，在这个梦境中，你的遭遇，好象很不愉快？”杨立群又急速地喘起气来，在他喘息期间，我注意到，他不但现出十分厌恶、恐怖的神情，而且，连额上的青筋，也绽了来。

虽然他没有直接回答简云的这个问题，但是他的神情，等于已经回答了问题，在这个梦的梦境之中，他的遭遇，看来何止不愉快，简直是可怕之极。

简云向杨立群作了一个手势，道：“或许将这个梦讲出来，你心理上的负担会比较减轻。”

杨立群口唇掀动着，双眼有点发直，仍然一点声音也不发。简云用近乎催眠师用的那种沉厚的声调，道：“你既然做过同样的梦许多遍，梦中的经历，你一定记得的，是不是？”

杨立群的身子开始发抖，声音听来十分干涩，像是硬逼出来的一样，他的回答，听来不像是人发出来，而像是某一种机器发出来的一样，他道：“是的，我当然记得，每一个细节我全记得。”

简云又道：“你一定从来也未曾对任何人讲起你的这个梦？”

杨立群用同样的声调道：“是的。”

简云的目的，是要杨立群讲出他在梦中的遭遇来，可是他毕竟是一个心理学家，他也看出杨立群不是很愿意这样做，所以他 不催促杨立群快点讲，只是采取一种诱导的对话，要杨立群自己讲出来。

他又道：“其实你早该找一个人，对他说说你在梦中的遭遇。”

杨立群的神情更苦涩，道：“那……有什么用！”

简云立时说：“你越是将这个梦当作秘密藏在心里，就越是会时刻记着它，这或许就是你不断重复同一个梦的原因，如果你讲了出来，有可能秘密一公开，以后可就再也不会做一个梦了。”

杨立群“哦”地一声，神情像是有了点希望。看他的情形，真是给这个梦折磨惨了。他又呆了一会，在简云的示意下，终于在那张躺椅上躺了下来。

他躺了下来之后，又开始急速地喘气，简云仍然不催他，过了好一会，简云才安静地说道：“梦一开始的时候，你是在——”

简云的引导起了作用，杨立群立即接下去道：“梦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是在走路，那是一个小路，路两旁全是树，那种树，我一生之中，除了在梦境中之外，从来也没有见过，那种树……”

简云听到这里，可能是感到杨立群叙述这种树的形状是没有意义的，所以他的身子向前略俯了俯，像是想打断他的话头，我立时拉了拉他的衣袖，示意他由得杨立群讲下去。

简云向我望了一眼，显然他不明白我阻止他打断杨立群

叙述的意思，在这时候，我自然也无法向他作详细的解释，我只好向他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他听从我的意见。他向我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神情，所以，杨立群的话并没有被打断。

杨立群对那种树，果然十分疑惑。我也相信他真的从来未曾看到过这样的树，这一点，从他迟疑的形容中，可以听出来。

他继续道：“这种树的树干并不很粗，但是很直，树干上呈现一种褐灰色，有着粉白色的感觉。树叶是……心形的，叶面绿色，可是当风吹过来的时候，叶底翻过来时，却是一种褐灰色。”

杨立群讲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才又道：“这是什么树，我一直不知道。”

我听到这里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如果你肯稍为花点时间，去查一查植物园谱的话，你就可以发现，那是一种极普通的树，在中国的北部地区，几乎随处可见，那是白杨树。”

简云见我和杨立群猛然讨论起树来，有点忍无可忍的感觉，因为他迫切需要杨立群讲出他的梦境来，像一条小路旁的是什么树，在简云这个心理分析专家看来，是全然无关紧要的！

他杨起手来，想阻止我们继续讨论下去，可是我立时又将他扬起的手压了下来。

简云的神情不耐烦，杨立群倒像是很有兴趣，道：“哦，那样说，我做梦所在的在地方，是中国的北方？”

我道：“那也不定，白杨的分面地区极广，在欧洲、北美洲也有的是。”

杨立群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，我知道那是在中国，一定是在

中国。”

简云真是忍无可忍了，但是他总算还维持着一个心理分析专家的优雅，道：“请你继续说下去”

杨立群道：“我在这样一条两边全是树的小径上走着，心里好像很急，我一直不敢肯定自己在梦里为什么会有那样焦急的心情，我好像是急着去看一个人——”

他讲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向我和简云两人作了一个手势，以加强语气。他道：“我在梦中见到的一切，全都可以记得清清楚楚，但是在梦中所做的一事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却始终是迷迷糊糊的。”

简云“嗯”地一声道：“很多梦境，全是那样的，你刚才说，你在梦中急急赶路，是要去见一个人。”杨立群道：“好象是要见一个人。”

简云没什么，只是示意他再讲下去。

杨立群停了片刻，才又道：“在那条小路的尽头，是一座相当高大的牌坊，牌坊上面，刻着“贞节可风”四个字，那是一座贞节牌坊，可能年代已很久远了，牌坊的下半部，石头已开始剥蚀，长满了青苔。穿过这座牌坊，我继续向前走，前面是一堵灰砖砌成的墙，不很高，墙上也全是青苔，我沿着墙走，转过墙角，有一扇门，看来是围墙的后门。”

杨立群讲到这里，我已经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如同呻吟一样的声音来。简云向我望来，现出十分吃惊和神情，道：“你怎么啦？脸色那么难看。”

我连忙吸了一口气，伸手在脸上抚摸了下，道：“没有什么，我很好。”接着，我望向杨立群，示意他继续讲下去。